

賞鳥、聽鳥，談錄音

文／薛永志、圖／李文化



你曾經被鳥笑過嗎？有次和山友去臺東爬海岸山脈，就在接近山頂，自怨自哀爲什麼沒事要虐待自己時，忽然聽到一陣爽朗嘲笑聲，伴隨三隻斑鳩大的鳥在樹間穿梭，那時我直覺是傳說的「笑鵝」，如果把牠們的聲音拿來當手機鈴聲，一定非常特別。又有一次是一個人在上坡石階，累的大口喘氣時，被前方的小彎嘴嘲笑，笑聲聽起來帶點譏諷，印象中那是求偶時會發出的聲音。雖然知道那是牠們溝通的鳴唱，不是人類心中想的那樣，可是在我很挫的時候，真是又好氣又好笑！想聽聽這些讓我印象深刻的聲音嗎？抱歉！那些是我在拿起麥克風前發生的事，這些聲音我沒記錄下來。

那天在鳥松濕地義工訓練下課後，趕赴資深鳥友同樣也是錄音愛好者的邀約。席間和鳥友討論，爲什麼很多鳥友在拍照，但是錄音的鳥友這麼少，當然原因我們兩個心知肚明（請容我以後再陸續撰文）。同時也討論到錄音的重要，而且同一種鳥類，需要錄下牠從小到大各種不同情況、發出的不同叫聲等等。那時他激動的說，有次他聽到（錄到）奇怪的鳥叫聲，趕忙回播，然後一隻頭烏線的亞成鳥從矮灌叢中衝出來，這才知道頭烏線亞成鳥叫聲非常不一樣。也難怪他的得意和激動，我想在台灣聽過這個聲音的人應該不多，能聽到又找到是頭烏線亞成鳥的人更少，而能把這聲音分享、嘉惠其他鳥友的人，在台灣恐怕只有他了。類似的經驗，那天去鳥松濕地執勤時，也聽到奇怪的叫聲在樹上濃密處，沒有帶錄音器材的我，只能試者用口哨模仿，可惜只得到幾聲回應。還好等了一陣子，主角出現了，也是隻快獨立的亞成鳥，旁邊有牠的雙親，而這次是

白頭翁亞成鳥，成鳥各種叫聲還有幼鳥的乞食叫聲完全不同。

以我的觀點，我們常常說賞鳥，不是「觀賞」鳥，而是「欣賞」鳥，除了觀賞鳥類的各種身形體態，林間跳躍、天空翱翔、水邊捕食；我們也花很多時間聆聽鳥類悅耳的鳴叫，甚至有些人爲了能擁有悅耳的鳥鳴而捕捉、囚禁某些鳥類。大家想想，在山林間找鳥時，你的眼力和耳力各佔多少比例？有多少次是因爲聽到了什麼，才趕快把眼睛轉到聲音的方向，並且拿起掛在脖子的望遠鏡；有多少次只聽到林間叫聲，腦中立刻浮現鳥類；聽到不熟悉、沒聽過的鳥叫，搖頭晃腦，走來走去，拼命的想從枝葉間找到發聲的主角。台灣鳥類圖鑑在市面不少，但是有聲圖鑑在市面極爲稀有；相片圖鑑把鳥從小到大，幼鳥、亞成鳥、成鳥都不放過，甚至成鳥繁殖期的飾羽、婚姻色也沒少；而聲音方面，育幼聲、乞食聲、亞成鳥聲、領域宣告聲、孤單呼朋聲、求偶聲、警戒聲...等等，幾乎有一大半還沒人好好記錄。這讓剛入門的人，甚至資深鳥友，在野外會遇到許多未知的聲音，而腦袋一片空白。資深鳥友都知道白頭翁和烏頭翁叫聲略微不同，但是北部白頭翁和南部是否有「方言」的現象？不論是外行看熱鬧或是內行看門道，或者只是單純錄下悅耳、有趣的聲音，自己收藏或鳥友分享，或者是深入分析聲音背後的故事，不管怎麼說，聲音都不該像現在這樣被忽視。每次看到一排的大砲對著一隻鳥時都在想，如果其中能有幾個人拿起麥克風，不知該有多好！



台灣叢樹鶯 · 李文化 攝